



## 让高昂的爱国热情、振奋的民族精神成为激励人民一往无前的强大力量

新华社杭州10月21日电 10月18日至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浙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运用国庆宣传教育成果,保持热度、持续深化,让高昂的爱国热情、振奋的民族精神成为激励人民一往无前、创造新时代新业绩的强大力量。

调研期间,黄坤明先后来到杭州桐庐县、淳安县、余杭区和嘉兴海宁市的农村和基层宣传文化单位,详细了解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精神文明建设、文明实践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情况,认真听取干部群众意见建议。

黄坤明指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隆重庄严、喜庆热烈,全面呈现了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历程,生动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砥砺奋斗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极大激发了爱国热情、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党心民心。要大力弘扬爱国奋斗奉献精神,鼓舞人们坚定“四个自信”、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国庆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下转第2版)

## 春华秋实七十载 砥砺前行谱新篇

作家寄语祝贺《人民文学》创刊70周年



程树榛



周明



李佩甫



刘庆邦



叶弥



乔叶



李唐

值此《人民文学》创刊70周年之际,谨致热烈的祝贺!

我是《人民文学》的作者,和众多的中国作家一样,对这份杂志怀有深切的谢意和敬意。“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这是它自创办之始就被寄托的期待和使命。70年来,《人民文学》以其不衰的实力证明它无愧于这份期待。未来它会站得更高,走得更远,它将和时代与人民一道,迎来更壮丽的风景!

铁凝

2019年9月19日

程树榛:《人民文学》杂志是新中国创办的首家文学刊物,70年来,她一直引领着中国文学与人民息息相通、心心相印,成为新中国的“编年史”,受到读者的热爱。愿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新时代的中国文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周明:2019年,与新中国同步走过来的《人民文学》迎来70华诞。看到封面上毛泽东同志题写的《人民文学》四个字,我想起一段难忘的往事。

1949年七八月间,茅盾住在北京饭店筹办《人民文学》,他致信毛泽东主席,请他为《人民文学》题词和题写刊名。毛主席写的题词是:“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同时,毛主席回信说,刊名宜由郭沫若写。因此,杂志封面的“人民文学”四个字,最初是郭沫若题写的,一直沿用到“文革”停刊。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经周恩来总理提议,恢复《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希望复刊后的《人民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能有一个新面貌。大家想到了1962年5月号《人民文学》曾经发表过毛泽东《词六首》,那时毛主席

席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大家建议采用那封信上的“人民文学”四个字作为复刊后的封面字。那四个字恰好是简化字,也很好看。于是编辑部上书毛主席,希望他同意。毛主席在我们的请示报告上用一支大粗铅笔圈批“可以”。从此,自1976年至今,用的就是这个“可以”的“人民文学”四字。

复刊后的第一本《人民文学》,是1976年1月20日正式出版的。当天我带了5本刊物给茅盾先生送去。茅盾接过刊物,看见复刊号的封面题词是毛主席的字,问我这是什么时候写的?我告诉他这是1962年4月写的,这次经毛主席批准第一次公开用。我们还聊到1949年杂志创刊时毛主席的那一封回信。说毕,茅盾转身走进卧室,不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走出来,展示给我看。作为一个在《人民文学》工作的人,我对这封信感到十分亲切,于是向先生提出:能不能借我带回编辑部给大家看看?他说,给《人民文学》的同志们看看倒是有意义,但是你三天后一定还我,我还要珍藏起来呢!那时还没有复印机,

我拿到王府井中国照相馆翻拍了一份,三天后准时奉还茅盾先生。先生又小心翼翼地吧信珍藏在他的书柜中。

李佩甫:53年前,也就是1966年,我第一次看到了《人民文学》。我是在一个废品店里看到的,它摞在一堆废品中间。这本《人民文学》是1961年第11和12期的合订本,是用手工缝在一起的,前边的几页已经被撕烂了。记得当时我是用5分钱买下来的。从此,我才知道,我们国家有这么一本叫做《人民文学》的杂志。5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那期被撕掉了一些页码的《人民文学》上,裸露出来的作品题目是《陶渊明写“挽歌”》。

10年后,也就是1976年,在我拿到工资的第一天,我便开始订阅《人民文学》。此后,《人民文学》伴随了我整个文学生涯。感念《人民文学》的滋养。

刘庆邦:庆祝《人民文学》创刊70周年之际,我想起了一个闲谈。那次闲谈,是由时任《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室主任的李敬泽组织的,并由当时还在《人民文学》当编辑的程绍武整理出了一篇稿子,题目叫《关于刘庆邦及短篇小说的一次闲谈》。闲谈的时间是1999年1月22日下午,地点在亚运村附近的一座茶楼,参加闲谈的有林斤澜老师、王一川教授,还有作家李冯。

这次闲谈之所以令我难忘,是因为再次聆听了林斤澜关于写短篇小说的教诲。话题涉及民族传统、平常心和常态、深刻与和谐、概括力、短篇小说的美学特征、语言的韵味等诸多方面。在哪个方面,林斤澜都有高见。比如我谈到短篇小说对社会生活要有概括力时,林老提醒说,概括是需要的,但要警惕“硬概括”。谈到小说的语言,林老明确地对我提出期望:“要写出自己的味儿,必须有意识地努力,说别人所不能说的,精确地表达自己的独特感受。”这些教诲让我终身受益。

李敬泽对我的短篇小说的评价,差不多等于为我的创作指明了方向,同样令我难忘。他说,川端康成致力于发现“日本美”,刘庆邦的一些作品写的是“中国美”。

关于闲谈的稿子发表于《人民文学》1999年第3期,同期还一下子发了我的两个短篇小说,一篇是《谁家的小姑娘》,一篇是《回门》。前一篇还获得了《人民文学》奖。

我一直珍藏着这一期《人民文学》,同时珍藏着《人民文学》对一个作者的提携和作者对《人民文学》的敬意。

叶弥:如果从18岁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我已写了33年了,惟一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就是在《人民文学》发表的《天鹅绒》。记得是发表在2002年第4期,后来被姜文拍成了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所以,我后来一直想,应该经常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小说。算起来,我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小说,一共有7篇,都是短篇。其中的《天鹅绒》和《桃花渡》都做了小说集的书名了。若干年后,我的儿子叶迟开始写小说,第一篇小说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也是短篇。我很是欣喜,也很是着急。对他来说,你一定要好好写,不仅仅要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短篇,也要发表中长篇,这样才对得起施战军主编的厚望。

乔叶:2001年,我调到河南省文学院当专业作家,经常听到前辈们说起哪个青年作家写了什么作品并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他们点头称许,似乎《人民文学》就是一条硬线,上了《人民文学》,就等于到了线上。

2004年,我暗暗立了一个小目标:5年之内,要在《人民文学》发表一篇小说。2004年第11期,我的中篇小说《紫蔷薇影楼》终于上了线。直到

现在,大致盘点一下,散文加小说,我在《人民文学》上应该没有间隔过一年。仅是小说,怎么也得有十来篇。靠着这些小说,我也收获了十来次文学奖。

说这些,不是为了炫耀什么,只是想印证一下《人民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不夸张地说,我在创作上的所有重要进步,都踩在《人民文学》的台阶上。诸多对我个人而言具有开创意义的第一次:第一次获小说奖,第一次写非虚构,第一次发表童话……都是在《人民文学》上。统统都是。

好编辑,这在《人民文学》不是个例,而是一个团体。每一位主编、编辑,都有不同的风格。我想郑重地严肃地对《人民文学》的编辑们道声:谢谢你们。我还想对《人民文学》说:君生我未生,我生君未老。君为常青树,愿君年年好。

李唐:与《人民文学》的缘分,于我而言,是一次的奇遇。很多年前,当我刚刚开始写作,既不知道自己写的究竟算不算“文学”,身边亦无可以交流的朋友。茫然之际,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投稿《人民文学》,居然得以发表。这种鼓舞非文字能够形容,并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有时我会想,如果当年没有鼓起勇气投稿,我的写作恐怕会是另一种样子,甚至可能无法坚持到如今。之后的日子里,在我陷入失落与自我怀疑时,《人民文学》都一次次地给予了我更大的鼓励与包容。现实生活中,我与《人民文学》的编辑老师接触并不算多,仅限于作品上的交流。我珍视这样简单而古典的关系,如同强大的后盾支持我继续走下去,又是鞭策,让我不敢在写作上有一丝懈怠。

《人民文学》已经走过了70年,我为自己微不足道名字能够参与进它的历史中感到幸福。祝愿《人民文学》越办越好。

## 脚踏人民大地 抒写时代华章

——热烈祝贺《人民文学》创刊70周年

1949年10月25日,新中国第一个文学原创阵地《人民文学》创刊。70载栉风沐雨,《人民文学》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与共和国同呼吸,与人民同命运,发时代进步之先声,为社会发展鼓与呼,以坚定的立场、开阔的视野,有力呼应人民生活 and 时代精神的变化,见证壮阔历史现实,激励民族不懈奋斗,走过了不平凡历程,谨向《人民文学》表示诚挚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70年前,在创刊之初,毛泽东主席亲笔为《人民文学》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70年砥砺前行,《人民文学》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回应和践行新中国创立者的殷切希望,一直立足于中国文学创造与探索的最前沿,团结和凝聚广大作家,丈量无限大地,讲好中国故事,讴歌民族发展进步,描绘人民精神图谱,助推更多好作品的持续涌现,造就了一代代中国文学有生力量的不断成长,为铸造新中国文学发展新辉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为当代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贡献了力量。

当今,我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伟大创造。新时代、新使命、新作为,如何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让更多刻画民族历史与生动现实生活的作品脱颖

而出,如何造就时代文学新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近年来,《人民文学》加强文学创作的组织策划,凝聚作家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洪流,热情反映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发挥了独特作用,积累了宝贵经验。我们深信,《人民文学》一定会继续团结带领广大作家行进行于人民大地,走入人民群众新鲜丰富、多姿多彩的生活,感受人民悲欢、传递百姓心声、呈现大众梦想,让更多从最生动现实生活和最真挚情感中提炼出的优秀作品激荡人心、传之于世,为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发光发热。

创新是文学的生命,是艺术进步的动力。《人民文学》老主编王蒙先生曾经说过,“每一个作家都是不可重复的,每一部作品也是不可重复的,因此,作家即创造,作品即创造,无创造即无文学。”在70年的发展过程中,《人民文学》始终以宽广的文化眼光、广阔的文学视野引领文学风尚,倡导探索创新,发出时代新声,特别是推出各种题材、体裁的专刊专辑,集中展示文学各领域最新进展,利用新兴媒体平台,展示作品、服务读者、引领风气,积极办好多语种外文版,发挥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自主性平台作用,为当代文学创新性发展树立了标杆。文学之“新”,意味着作品在思想内容、艺术技巧上的探索创新,也意味着对思想观念、社会风气的更新与推

动。新时代的新故事、新内容,需要有新的写作者深入表现,更需要文学园地的大力倡导与培育。当下,文学的边界在不断扩大,网络小说、科幻文学、自媒体写作等等,都已成为备受关注的新的文学现象,呼唤文学界进一步打开视野,更新观念,及时进行关注、认知、判断和研究。随着网络新媒体平台的迅速发展,文学作品的阅读接受场域有相当一部分已经从纸质书刊转移至互联网,网上阅读、移动端阅读成为普遍现象。在新的阅读条件下,原创内容的竞争日趋激烈,对包括《人民文学》在内的所有文学园地都形成了巨大的挑战,相信《人民文学》一定能迎难而上,锐意进取,辛勤耕耘,创造出属于今天属于未来的新辉煌。

70载薪火相传,70年初心不变。回望历史,《人民文学》的光荣岁月激荡人心;展望未来,《人民文学》的创新创造前程似锦。祝愿《人民文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谱写出更瑰丽的篇章,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社论

